



東坡應詔集目錄

第一卷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第二卷

策別六

策別七

策別八

策別九

策別十

第三卷



策別十一

策別十二

策別十三

策別十四

策別十五

第四卷

策別十六

策別十七

策別十八

策別十九

策別二十

第五卷

策別二十一

策別二十二

策別二十三

策別二十四

策別二十五

第六卷

中庸論上

中庸論中

中庸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第七卷

秦始皇帝論

漢高帝論

魏武帝論

伊尹論

周公論

第八卷

管仲論

孫武論上

孫武論下

子思論

孟軻論

第九卷

樂毅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賈誼論

第十卷

晁錯論

霍光論

楊雄論

諸葛亮論

韓愈論

東坡應詔集目錄

東坡應詔集卷第一

策略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已

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
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鼂董公孫之流
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
言今陛下承百三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
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
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
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
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次以至於終篇既明其略
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
下治亂皆有常勢且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

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
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
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
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淺矣然其所
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
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
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
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
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
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

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為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

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二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為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昧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暮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為日月其天為星辰其威為雷霆其澤為雨露皆生於動

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術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顧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為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為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

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為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以竊為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為長久之

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
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
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
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為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
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
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
之是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
使驅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為之不寧大抵皆有
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咎於是
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一作且復

告至矣由此觀之立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去息
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
之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政之所由出天子
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故古之
人雖有大兵沒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
刑務不化于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為道者何禮
誅其負金之家朝發憤傾困倒廉以償之皆得執
之計則一日之資踐困于會稽之遷上而為成於
讀吳越世家觀勾踐之踐困于會稽之遷上而為成
金五女所使夫賂女不可勝計既反國而於吳百
貢厥不絕干吳府嘗竊遺其費又不可勝計而於
後救死扶傷之餘而患果不費又不可勝計而於
卒是以能封之立使范蠡大費種二其內而於
援是以能封之立使范蠡大費種二其內而於
范蠡曰四封之種不知也四封之使種之主

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蓋不知也二
各身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
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本不虛然其所以得安
矣若其志焉而有時也本不虛然其所以得安
而中書常有變夷之憂宜其指掌中矣今以天
為不治天不若清中書之務舉歸之司農則天
事不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
舉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
其失在於過重占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
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
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
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為難且重春秋時秦
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

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
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李
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
為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
其背舉匈奴之眾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
違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
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
者限其常數而豫為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
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
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

其議不及於 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
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
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
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
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指之使日
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
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第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
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然後天子得優

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
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
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
固吾之中國而有所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
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
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
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
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
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
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

惟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匙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

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

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雠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其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香是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

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且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諠譁以至於逐去魯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

樊世逐仇騰黜齊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愚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第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

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緩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去之慮導之有方夫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涘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

事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
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切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
焉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
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且狎遊天下剛健好名
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
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
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
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
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趨而已哉聖
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

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
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
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
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
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
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
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
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
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

事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
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劫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
焉為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
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且抑遏天下剛健好名
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
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
其能不能者益以施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
所為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
自知此其為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超超而已哉聖
人則不然當其父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

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
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天下皆為而已不為夫使
天下皆為而已不為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
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為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
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為而得則天子誰與
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
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為也
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為寬深不測之量
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
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

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

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笑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天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率勸天下而作其怠情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

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

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也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率勸天下而作其怠情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

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第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乎居

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府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

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天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無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老者

賢士大夫以周知其天下風俗凡此者非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兒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也更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張張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寧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

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下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鈇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權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瘁歔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閤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泯是故不爲近

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息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辨相之臣天子所恃以

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下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鈇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懼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喙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閤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泯是故不爲近

憂云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効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

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
其二曰大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
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
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
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
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
觀五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
之主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 朝廷然人
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
知甘 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
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
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
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
其二曰大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
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
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
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
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
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
之主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 朝廷然人
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
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
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
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
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入眾
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東坡應詔集卷第二

策別六

臣聞為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為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摠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訓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為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

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踈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

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賕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疆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

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况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

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與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

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昭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為可予而予之我以為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歛

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為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蒞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蒞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闕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

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 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黜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

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其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

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網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策別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 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 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

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
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
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寃如訴之
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
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
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
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
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
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
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

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
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
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
耶吏欲有所壅滯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
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
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
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
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
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
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

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
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
知而不問以元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
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
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
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
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
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
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閔預其事則
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贏虛至于毫毛以繩

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
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手目
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
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
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
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
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
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
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
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

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

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 朝廷方將減任子濟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用以書數焉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焉治者益以苛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之戴星而出

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比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如此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

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 朝廷方將減任子濟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訟不可止焉治者益以苛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之戴星而出

見燭而入案牘管筆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有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俊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

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則其効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朞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

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効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列十

其五曰無責難難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

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

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

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况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

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恠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

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
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
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
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
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
司守令之罪非舉官以舉官之罪非職司守令今使
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
不能通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
已苟以其罪非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
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